

# 铁血军魂护河山 忠诚担当不褪色

——八一建军节,致敬最可爱的人(了然副刊)

## 最可爱的人

曹祖辉

古人云,宁为百夫长,胜作一书生。何为军人,许许多多的作品都给出了自己的答案,英勇、威武、神圣不可侵犯。1951年作家魏巍发表《谁是最可爱的人》,讴歌了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优秀品质,让最可爱的战士们深深地烙印在我们一代代人的心中。时代在发展,新时代的战士又是怎么样呢?

平凡,孕育着伟大。大约十年前,我第一次参加他所在部队组织的飞行开放日活动。当一架架战机从头顶飞过,湛蓝的天空下,在场的人心花怒放,好似一朵朵飘飞的白云。当飞机飞过头顶后,他们开始编队,长机、僚机相互配合。他们在空中翻腾,猛然上升,又突然俯冲,伴随着飞机发动机巨大的轰鸣声,全场氛围达到了高潮。旁边有个妈妈问他十来岁的儿子:“刚刚飞过去的是你的爸爸,帅不帅?”儿子抿了抿嘴,回答道:“帅!超级!”第一次如此近距离观看他驾驶战机飞行,心想这还是那个坐海盜船都要吐的人吗?军装加身,他给了我无尽的惊喜。

还记得他在飞行学院的时候,异地恋的我们时常打电话交流。选上飞行员,终于圆了他的梦。刚开始,他分享的心情都是兴奋的。但随着学习的深入,身边开始有人被停飞了,或因为技术不过关,或因为心理不适应,最终可能只有不到一半的人能合格毕业。他也变得沮丧起来,说经常被教官骂。天空从不宽恕失

误,教官的严管就是厚爱。一次,他们训练跳伞,他给我说他很害怕。我也怕,能够共情他的恐惧。后来他跳伞成功了,我问他怎么克服心魔的。他说,教官一声令下,勇往直前直面困难就好了。成长,不过是挑战自己而已。

一段不太顺的日子后,收到了他的好消息:“我首飞成功了。”他可以自己独立飞行(俗称“放单飞”)了,他还是第一个独立飞行的。扶摇直上九重天,万里云涛脚下翻,他又迈进了一步。但,一飞冲天谈何容易?有人打比方说国家培育一个飞行员的投入,相当于飞行员身体等重量的黄金价值。比喻虽不一定恰当,但是飞行难度确实极大。一次,他们训练发生了事故,不能向我透露细节,但是一直拒绝我去探亲的他,毅然决定让我前往。见到我时,他说真怕再也见不到我了。长空铸就英雄胆,自此他成为一名真正的军人。

三年飞行学院的日子,穿云破雾、御电驰骋、波澜起伏,经过淬炼他正式入编成为一名战斗机飞行员。选择了钢枪,就要放下生活的温柔乡。他们很少放假,但他总让我经常去他家看看,替他问候父母。安排驻地时,一位老乡即将远走他乡,声泪俱下地对他:“你离家近些,请求你帮我多去看看我的爸妈……”担起保卫国家的重任,家只能被藏在心里。结婚后我去部队探亲时,他介绍我时总爱说“这是我

我班长”,言语里含着些许的骄傲。他曾抱歉地向我表示,可能班长被军嫂耽误了。其实不然,见他在部队深夜还在研究战术,见他抵御外敌时勇猛果敢,只因为他认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。他鼓舞了我,一次次击退我那些想躺平的思想。

从男孩,到战士,我见证了一名空天卫士的成长之路。他们时常在外执行任务,那次飞行开放日也是近年来唯一的一次。而我更深刻地了解他们,是在一次聚会中。一个年长些的飞行员说,如果我们国家发生了战争,他绝对会义无反顾地驾驶着战机冲锋在前。因为只有这样,才能保护住他最爱的家人。当时他的妻子也在场,听到这样的话,她眼里泛着泪光。这位飞行员的技术非常精湛,是飞行大队里大家膜拜的对象。我被他感动了,同时也对我的他有了更深的认识。

诗人赞美他们说,他们不是飞鸟,却比飞鸟更自由地翱翔于天际;他们不是神明,却以凡人之躯驾驭着雷霆。当战斗机的引擎轰鸣,撕裂长空的寂寥,这群天际的舞者便开始了一场无声的芭蕾——一场关乎勇气、技艺与责任的表演。只有崇敬英雄才能英雄辈出,致敬我们最可爱的人!

(作者单位: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检察院)

## 八一感怀

徐传宏

八一枪声震南昌,星火燎原井冈山。镰锤指引千秋路,万里长征战歌酣。

遵义会议挽狂澜,金戈荡寇护国疆。雄师百万平天下,红旗漫卷耀宇寰。

## 梦回军营

年年八一,今又八一  
我热爱的武警部队  
常常梦里把你忆起  
是你赋予我燃烧青春的天地  
如今芳华不再,心也无力  
接力奋进韶华迭代是规律  
再难舍也终将别离  
岁月如歌,生命不息  
誓把伟大事业进行到底

年年八一,今又八一  
我深爱的橄榄戎装  
常常梦里把你想起  
多少春秋相伴相依  
融入了血脉,烙上了印记  
已与我融为一体  
曾因你骄傲自豪绽放美丽  
也因你铸就勋章星光熠熠  
此生留作永恒回忆

年年八一,今又八一  
我挚爱的战友兄弟  
常常梦里把你想起  
因神圣使命我们走到一起  
铁骨柔情,革命情谊  
战斗的日日夜夜,生活的点点滴滴  
尽铸心底,难以忘记  
奋斗的人生幸福甜蜜  
复兴路上我们挺膺担当奉献微力

(作者军旅28载,原服役于武警重庆总队,现就职于重庆市渝北区司法局)

## 营房前那棵树

李强

“还记得那年报名参军吗,还记得第一次穿上军装吗,还记得营房前那棵树吗……”熟悉的旋律响起,电话那头战友的歌声像一块巨石砸进了平静的湖面,我的思绪也如海浪般翻涌起来,仿佛又回到了可爱的连队,回到了营房前那棵黄葛树下,一切就在眼前。

正如歌里唱的一样,咱连队营房前还真有一棵高大茂盛的黄葛树,大家都称其为“将军树”。据老兵们讲,这棵黄葛树是我们的老团长下咱们连蹲点当兵时栽种下的。后来,老团长也像这棵树一样,茁壮成长,节节高升,最终成长为一名将军。再后来,这棵黄葛树就被战友们称为“将军树”。

黄葛树就挺立在连队营院进出口台阶的一侧,和连队值班岗错位相对而立。它茂密的树冠就像是一把张开的巨伞,为哨位遮挡着酷暑骤雨,不分冬夏,无论昼夜;健硕的树干像是一个高大威武的哨兵,警惕地守卫着连队,不知疲倦,永不下岗。

有人说黄葛树有一个特性,什么时候栽下就什么时候落叶,不随大自然的春荣冬枯而改变。然而,这棵黄葛树每年落叶、发芽的时间却刚好与老兵退伍、新兵下连的时间不谋而合。它每一次落叶,似乎都是在表达对老战友离队的不舍,又像是老战友卸甲归乡的致敬。而每一次吐芽,或许也包含着对新战友到来的期待,预示着从零开始再续辉煌吧。

黄葛树前是一条通往营部的公路,两旁等距栽种着常青树,高矮相近,葱郁挺拔。这些树的根部被我们培土上黄沙土,修整得棱角分明,远远望去,这风景分明就是正在接受检阅的仪仗。公路长约三百米,宽可两辆卡车相错而行,整个路面是一个约为15度的缓坡。这段路曾被战友们戏称为“魔鬼之路”,因为这里是我们进行体能极限训练和爆发力训练最多的地方。俯卧撑、高抬腿、蛙跳、变速跑冲刺……在这里,我们完成了体能极限的挑战和跨越,实现了从普通一兵到合格战士的完美转变,也深刻感知了“魔鬼训练”的正确打开方式,至今仍记忆犹新。

黄葛树下有两个方石桌和几个圆石凳,是战友们谈心聊天的好去处。战友们时常坐在一起,或说说各自故乡的故事,互解思乡之情;又或者聊聊各自的烦心事和对未来的憧憬,互相打气鼓劲。即便是现在,我也时常在梦里回到那个“战场”,那些场景历历在目。

黄葛树的另一侧,是一个小的器械训练场,分别安装有一架单杠和双杠,是连队新兵转型训练的“洋火场”,也是我们给自己“开小灶”去得最多的地方。每天我们都会自觉到这里加强力量和技巧训练,无论寒冬酷暑,从不间断。在这里,我们哭过,笑过,挣扎过,自我怀疑过,也有受伤骨折过,但大家从未退缩,从不放弃,用行动信守“掉皮掉肉不掉队”的坚强承诺。

不知从何时起,连队还形成了一个特殊的

传统,每年新兵下连后的第一课,都是从这棵黄葛树下开始,这个传统一直传承。黄葛树下的精彩一课,让我们了解了连队的历史和优良传统,知晓了“硬骨头六连式标兵连队”荣誉称号得来的不易,理解了这棵黄葛树被称为“将军树”的精神内涵和实质,也明白了如何做才算是这个连队的合格一兵。那一刻,我们在感受连队荣誉与骄傲的同时,也深知未来将要扛起的责任和担当。

在这棵黄葛树下,我们曾许下“今日我以连队为荣,明日连队以我为傲”的铮铮誓言。从那时起,我们立志要当一个好兵,当一名真正的优秀士兵,永葆战斗精神。正是有了这种精神的滋养和鼓舞,我连“军体标兵连”的奖牌和荣誉从未旁落,每年都有优秀士兵立功受奖和提干,连队始终保持着昂扬的精神状态。

“铁打的营盘,流水的兵。”斗转星移,转眼,离开部队已经十六个年头,但黄葛树坚韧顽强、不屈不挠的精神时时激励着我,每每回想起火热的军营和那段刻骨铭心的军旅时光,特别想念我亲爱的战友和可爱的连队,想念营房前那棵“将军树”。因为,那里曾留下了我们青春最美好的模样!

(作者军旅15载,原服役于77133部队,曾荣立三等功2次,现就职于重庆市公安局南岸区分局南坪派出所)

## 檬子树下的守望

陈建素

妻子的老家在万州区小周镇马道村4组的一个大院子里,院子前面有一棵百年檬子树,人们都叫檬子树院。

二十世纪七十年代,妻子和她的父母一道,望着哥哥穿上军装从檬子树下走向军营。此后,妻子时常看见母亲坐在檬子树下,朝着哥哥部队的方向,一坐就是深夜。当时不明事理的妻子问母亲:“哥哥不就远行当兵吗?今后我上大学也要远行呢。”母亲总是回答:“你哥是保家卫国的,你上学哪能与当兵相比。”

妻子说,等儿子长大后送到军营,接过儿子大舅的钢枪,保家卫国。儿子高考那年填了好几所部队院校,只可惜没能被录取。本科毕业那年,儿子来电说:“妈妈,今年部队招计算机专业新兵,我读完大学也可以参军了。”妻子很高兴:“你一定要加强体能训练,我也要当檬子树院里的‘兵妈妈’。”

当儿子拿到入伍通知书后,匆忙回家告诉

我们,很快,檬子树院的人们都知道妻子是一位准“兵妈妈”的消息。儿子离家前夕,妻子特地把亲手缝制的鞋垫塞进背囊里,语重心长地说:“到了部队好好训练体能,刻苦钻研业务,这鞋垫就像妈妈的两只手,苦了累了别怕,有妈托着你呢。”我眼眶湿润,儿子也双眼通红,只有妻子笑呵呵地,一遍遍叮嘱着。

此后,妻子也像她的母亲一样,晚饭后总是搬个凳子,在院前檬子树下,我知道,她想当兵的儿子了。

儿子入伍半年,以全连训练第一的成绩传来喜讯,妻子笑得合不拢嘴。可当兵第四年,儿子来电说科研任务艰辛繁重,天天很累想申请转业。妻子有点着急:“国家培养你容易吗?现在转业,妈不甘心,我们檬子树院的父老乡亲不甘心啊。科技强军,科研不艰辛不累行吗?”妻子接着说:“我们檬子树院,33户人家,有32户送子参军,从抗日战争起已有35人

参军,你是第一位本科入伍军人,你的照片还贴在现役军人栏上。”妻子的话,打消了儿子退缩的念头。儿子回道:“妈妈请放心,如果祖国需要,我将终生献给国防事业。”可摞下电话,妻子就抹起眼泪,为了让儿子多当几年兵,她从未在儿子面前示弱。她心里的点滴惦记,汇成汪洋大海。

后来我们家搬进城里,晚饭后,妻子总是搬把椅子放在阳台,朝檬子树院方向坐一会。每逢星期天,总要回老家檬子树院,把房屋收拾一遍,住上一晚。与退役老兵们聊聊天,听95岁老兵乔兴谱讲他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的故事:“敌人冲上来就打,打退了就一口冰就着一口炒面吃”“可惜了,去时我所在连万州籍战友七人,回时只有我一人”……立下赫赫战功的他:“我算不了什么,我们一同去的战友的尸骨还在球场那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。”

有一年儿子回来探亲,无意间撸起裤腿,一

道长长的伤疤格外明显,深深刺痛了我。他说,一次极限训练的路上,穿越茂密的山林,不小心撞到尖锐的山石。当时为了完成挑战,没敢停下来。回来时发现裤子跟伤口粘在一起。他掀开衣服,说:“身上伤了又好,好了又伤,更难的是我们在科研上要攻破一个又一个难关,且永远在闯关路上。”我对儿子肃然起敬:“你呀,已不再是以前那个文弱的书生,已成长为一名能文能武的战士!”说着,妻子走了进来,儿子来不及掩盖,正好被妻子撞见,原本以为妻子会心疼得不像样,可她只说了一句:“伤疤对军人来说,也是一种荣耀啊。檬子树下走出去的军人,谁没留下几块伤疤。”我知道,她总是假装坚强,儿子回部队后,她没事就坐在阳台上张望,祈望我们的孩子,在守卫国防的日子里,一定照顾好自己的身体。

妻子回到老家,她和“檬子树院”的妇女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称呼“兵妈妈”,邻里村民都为她们的深明大义竖起大拇指。兵妈妈们总坐在檬子树下,用无私的守望,为她们参军的儿子,撑起一片辽阔而晴朗的后方……

(作者单位:重庆市万州区武陵学校)